

5.

形象豪邁，性格達觀義氣

姚慶章的外表形象給予人熱情豪邁的深刻感受，他能言善道，待朋友慷慨講義氣，他也是香煙醇酒美食的嗜好者，他表現出的總是充滿熾熱的正能量，因而姚慶章交友廣闊來者不拒，社會關係頗多，甚至參加了「國際同濟會」，結交各行各業各國的朋友，美國人、歐洲人、亞洲人，四海一家，因為他體認到在國際藝壇保持開放心胸才是立足之道。姚慶章在藝術觀點上有自己堅持的定見，以一個東方情懷並廣義詮釋鄉土的心情，追求國際藝術語彙符號手法，表現出過人的精力和強悍的意志勇往直前，開闊屬於自己的寬廣格局。



【本頁圖】
1987年，姚慶章攝於紐約畫廊。

【左頁圖】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交流〉，
油彩，35×27cm，1995。

[右頁上圖]

1990年代，姚慶章（左）與傅維新合影於紐約大都會美術館雷諾瓦作品前。

[右頁下圖]

姚慶章（左）與趙無極合影於法國南部趙無極的畫室。

1994年9月，姚慶章（左）拜訪趙無極於法國南部的畫室合影。

宏觀藝術思維之理想大器

姚慶章的朋友認為他的感受細膩，思想活躍，觀察敏銳，想像力豐富，在藝術上很執著，快人快語，堅持原則。姚慶章太太張和珠認為：在臺灣的學生時代，對朋友可以有所選擇，但到美國後朋友更多必須廣結善緣兼顧更多面向。在美國環境以社會文化遇到更多衝擊，多數人認為姚慶章能言善道，是一個非常幽默風趣的人，他與任何階層的人都可以接觸甚至結交，因而姚慶章交友廣闊來者不拒，社會關係頗多，甚至和李茂宗參加了「國際同濟會」，結交各行各業各國的朋友，美國人、歐洲人、亞洲人，四海一家，有人認為他的交際太不選擇，但在國外藝壇保持開放心胸才是立足之道。然而真正知心的朋友並不多，表面上交友廣闊，其內心與思維其實跟周遭環境格格不入，因為跟隨紐約流行繪



畫潮流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他的內心覺得苦悶是可以理解的狀態。姚慶章的性格魅力和堂堂相貌也帶來許多異性緣，這是除了交遊廣闊之外的優勢但徒增不少煩惱。他除了繪畫事業之外的快樂和苦悶，有時畫到深夜忽然興起從紐約跑到大西洋城去散心，在博弈世界暫時忘憂，甚至玩到沒有返家的車資。

姚慶章的這些嗜好也引起家庭風波，這是可想而知的，不少紐約畫家朋友也勸他、幫他掩護以免風波更大，這些壓力無法排解，職業畫家在異域打拼的苦悶和大環境的不順心，是旅居海外藝術家難以逃脫的命運。另一方面姚慶章有時為排解苦悶勤奮努力，隨時隨地帶著筆，畫紙的提袋，遇有空閒就瘋狂作畫，甚至到了廢寢忘食、通宵作畫到天明的境界，因此在短短數十年間積累相當多的速寫、素描，以及繪畫作品。

姚慶章外表的形象給予人熱情豪邁的深刻感受，他也是香煙醇酒美食的嗜好者，他表現出的總是充滿熾熱的能量，尤其是在



藝術觀點上有自己堅持的定見，以一個東方情懷家鄉本土的心情，配合國際藝術語彙符號手法，表現出過人精力、意志力勇往直前開闊的格局。他的作品打入國際市場、拍賣會，也被國內外的博物館美術館收藏。在〈姚慶章繪畫創作歷程〉中，他自述從鄉土到「國際繪畫」思潮文中，表達他的藝術理念相當鮮明：

鄉土不是中國或臺灣獨有的傳統，現代也不是西方的專利。作為一個旅居海外的當代中國畫家，惟有站在這個時代的最尖端，認識自己的位置，建立創作的軌道不斷向前滾進，發展自己的藝術風格與面貌。

我在1970年底來到紐約，由於在國內時以已經具有自己的面目，所以剛來的兩三年內，受到當地繪畫風潮相當猛烈的衝擊。在龐大能量感的重大壓力下，有反彈表現的渴望，繪畫著重表現

〔左圖〕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
油彩，102×76cm，1992。

〔右圖〕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
混合媒材，80×65cm，
1992。



各種事物影像所構成縱橫交錯的能量感及虛實的對照。但藝術之可貴在於不斷的創新，每一幅畫都要發揮自己的才氣發揮到底，要跟別人不一樣，發揮到淋漓盡致，要精進、要配合社會變遷的節奏，硬碰硬的求精進，畫作要有哲理並要求完整。

繪畫自創圖像，表示自然的內涵，在畫面上精確表現出繪畫語言，並流露出自然的生命本質。早期70年代，超寫實創作係表現高度工業化都市外在景觀嶄新視覺美感。80年代繪畫，「自然系列」畫作出自我內在與自然的觀照互動，呈現出靈性之美。正如訴說著「浩瀚天地間，圓緣了無痕……自然生命力，震醒了人



1994年，姚慶章於東之畫廊談二戰後的美國藝術風潮。

〔左圖〕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
油彩、畫布，91×72.5cm，
1992。

〔右圖〕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
178×127cm，1992。



性，人是自然物，跨越了藩籬……忘我始有我，生命總無限。

國際思潮

我在「國際繪畫」思潮的衝擊下走應該走的路向，來舒展我個人生命歷程中探尋生命的經驗和觀察事物的紀錄；這必定會涉及社會學和歷史學等文化範疇，因此具有相當敏銳的觀察力，順著時代主流前進的人，才是屬於先知先覺者。

歷年來我的創作過程集合了國際藝術思潮，發展出的各個階段的重要流派精髓，包括抽象表現主義、普普藝術、極簡主義、超寫實主義及後現代徵侯等，畫作幾何結構，明暗對比，大膽用色，色彩鮮明而融合，這一點是我一直堅持著的信念。就繪畫表現來說，建立自我特有的繪畫語言，並強調時代的精神面貌，也是我一向執著的。繪畫可提升文化，有使命感的畫家在文化活動中是重要的。我從臺灣到紐約快三十年了，無論從文化上或是民族情感上來說，總感到自己和臺灣不可分割的。

於是我站在社會的邊陲，以主觀審慎的態度，瞭望整個社會的脈動。在畫作上呈現客觀多元反應當代社會的實際狀況，而達到教化人心，導正社會優良風氣之功能。

海外華人藝術家促進兩岸交流

姚慶章在解嚴前就負笈美國，在臺灣的藝術圈算是最早的一批華人藝術家之一，當時大陸政治還很嚴峻，經濟尚未改革開放，他雖是臺灣本土藝術家，但與大陸藝術家也願意進行交流，在他的心中只有人性本質的投緣與契合，沒有政治立場意識形態的界線桎梏，可說是純粹以藝術家理想個性看世界。

在蘇荷區的藝術家來自世界各地，但大陸藝術家因為政治經濟封閉，沒有參與進駐蘇荷時代的變化。最早去蘇荷區參觀的中國畫家是1983年以北京中央工藝美院袁運甫教授為首的一群藝術家，當時剛剛改



姚慶章（左）與袁運甫，合影於1996年。

革開放，中國大陸允許組團參觀西方世界文化藝術，當時袁運甫受邀到紐約舉辦個展，李茂宗從一位在聯合國工作的朋友處得知有一個大陸藝術家團來了，覺得有必要兩岸有所交流，便出面召集臺灣藝術家好友，在自己的工作室舉辦了一個可說是破天荒第一次華人兩岸藝術家在蘇荷的座談會，大家談一談並介紹自己的作品，分享創作觀念，姚慶章、韓湘寧、夏陽、秦松、司徒強、莊喆、卓有瑞、陳昭宏、楊識宏等十幾位臺灣畫家都參與此盛會，和大陸來的一團人展開友善互動的緣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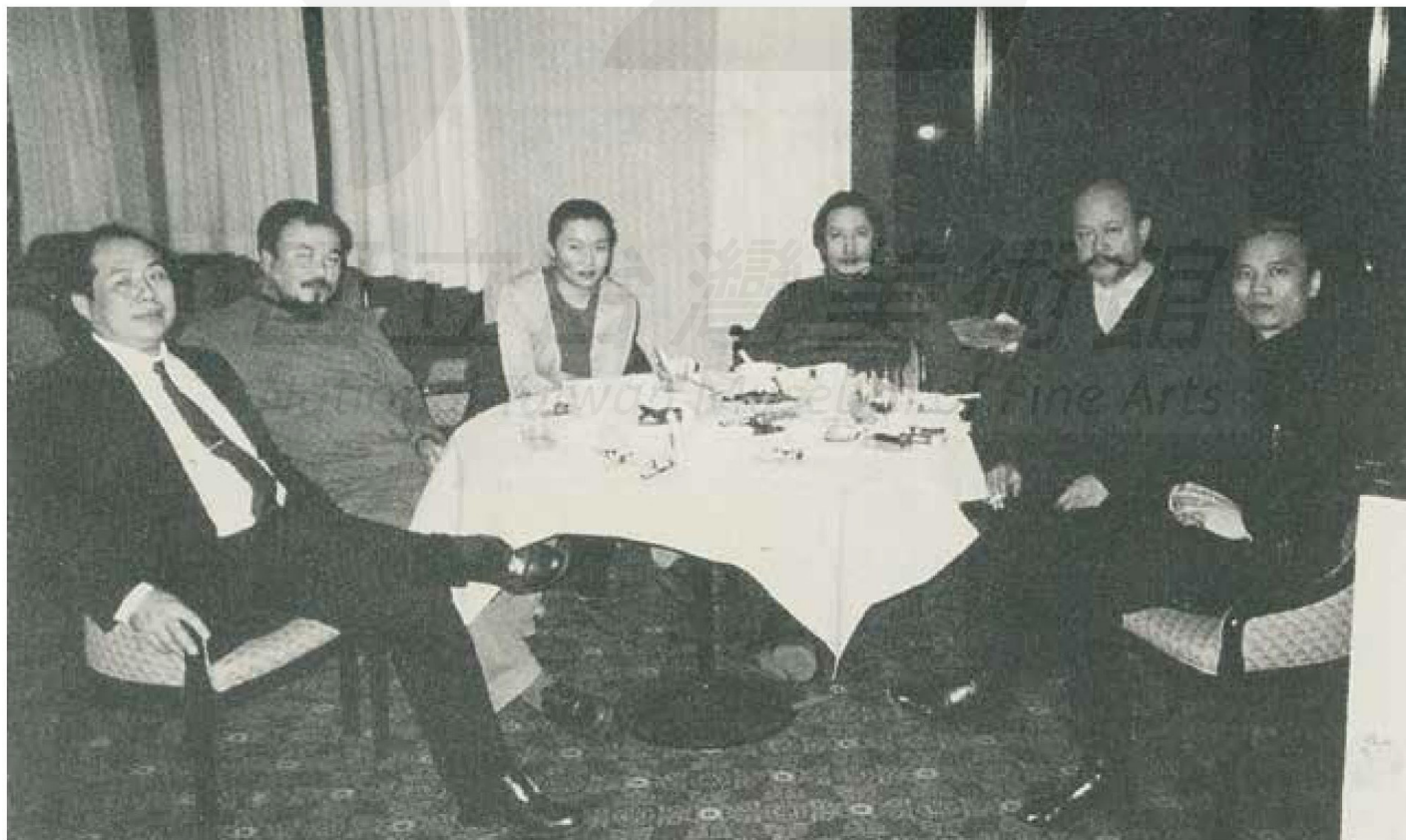
海峽兩岸的藝術家對彼此都有無限好奇，想探知不同生命經驗，大陸畫家更因阮囊羞澀而許多不便，姚慶章豪情萬丈照顧大陸藝術家費用開銷，泱泱大度頗有兩岸一家兄弟情，因而大陸畫家感念在心，後來袁運甫的兒子袁佐成年了，他也是一位抽象畫家。2019年4月，袁佐到臺灣參加由畫家陳正雄策劃，在國父紀念館舉辦的「兩岸當代抽象藝術交流展」，袁佐還特別提到姚慶章當年對他父親的照顧和兩人情誼。

當時有人以懼怕共產黨統戰為由，劃清臺灣畫家與大陸畫家界線，姚慶章卻不怕被扣紅帽子，只要相談感覺投合，都熱情和來自大陸的藝術家交往，而當時大陸藝術家經濟比較艱難，姚慶章慷慨支持接待，認為不需計較。好幾次大陸藝術家團到紐約旅行參觀，姚慶章均熱情接

待盡地主之誼，將他們在紐約的行程吃住旅費全部買單了。這一團人不在少數，開銷亦相當驚人，以姚慶章賣畫和太太開餐館、又做房地產的收入，這筆開銷仍是沉重的，藝術家不在乎，他就有詩仙李白的豪邁：「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的散盡千金之灑脫。他有一次興起帶著一夥大陸畫家去大西洋城玩，還海派地提供每個人一百美元進場去試試運氣，袁佐回憶他父親袁運甫告訴他，從社會主義的禁錮世界中，進入大西洋城這樣充滿刺激與機會的花花世界，感到相當震撼，算是大大開了眼界。

之後大陸藝術家漸漸在美國立足打拼的有：艾未未、陳逸飛……都與姚慶章有所往來。以現在21世紀來看海峽兩岸互動，文化藝術交流或締結姊妹市好像很正常，但在20世紀70年代卻是談紅色變、人人自危，唯有真正坦蕩蕩的人，才有勇氣跨出超越某些意識形態的限制。有一次李茂宗深夜開車回紐澤西住家，忽然瞥見姚慶章一人在人行道上踽踽獨行，李茂宗搖下車窗要載他回家，姚慶章表示要去搭大巴士赴大西洋城

姚慶章（右2）與紐約友人聚會合影，左二為艾未未。



試運氣；這樣的情節常常重複，有時玩到沒有車資，打電話給好友林緝光求救，林緝光叫他搭計程車回紐約蘇荷再幫他買單。瀟灑率性的生活態度和刻苦奮鬥的繪畫鬥志，這兩種矛盾個性在姚慶章身上強烈融合，戲劇化而色彩豐富。

聯合國後來有一個計畫，聘請一批藝術家到中國大陸介紹西方現代藝術文化思潮，袁運甫向北京引介聘請李茂宗去講現代陶藝，李茂宗就建議先聘請姚慶章去講西方現代繪畫，姚慶章又推薦劉國松受聘去講授現代水墨，之後又聘請李錫奇去講學，以至於李錫奇後來有充足能力在臺灣做了許多推介兩岸藝術文化交流的工作，李錫奇推動藝術交流的成就斐然，在2008年因為對兩岸卓越的貢獻，曾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這些成就都源於當時姚慶章和李茂宗在海外的努力所牽成的緣分，而姚慶章、李茂宗、劉國松、李錫奇這四位藝術家（P86）分別進入大陸講學，很快地得到迴響，大陸藝術家對外界求知若渴，受到啟發如文藝復興啟蒙綻放，臺灣當時還有某種層面的限制，這四位人稱「四大金剛」的藝術推手，他們不畏環境困難與壓力，確實對推動大陸現代藝術發展，有不可抹滅的功勞。



〔上圖〕
姚慶章（右2）與友人合影，
中為林緝光。

〔中圖〕
攝於龍門畫廊個展現場，左起
顧重光、李錫奇、江明賢、姚
慶章、劉平衡、王哲雄。

〔下圖〕
姚慶章（右）與好友李錫
奇（左1）、顧重光（左2）、
曾彥霖（右2）。

[右頁上圖]

姚慶章，〈大地之母系列：
迷人的韻味〉，壓克力，
126×178cm，1992。

[右頁下圖]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
世界奇觀〉，複合媒材，
132×96cm，1993。

姚慶章，〈大地之母系列：
含苞待放〉，油彩，
35.5×28cm，1993。

引介西方現代藝術思潮至東方

畫家的生平與創作階段轉變，到底是受個性影響？還是受際遇影響？分析姚慶章的一生，發覺可能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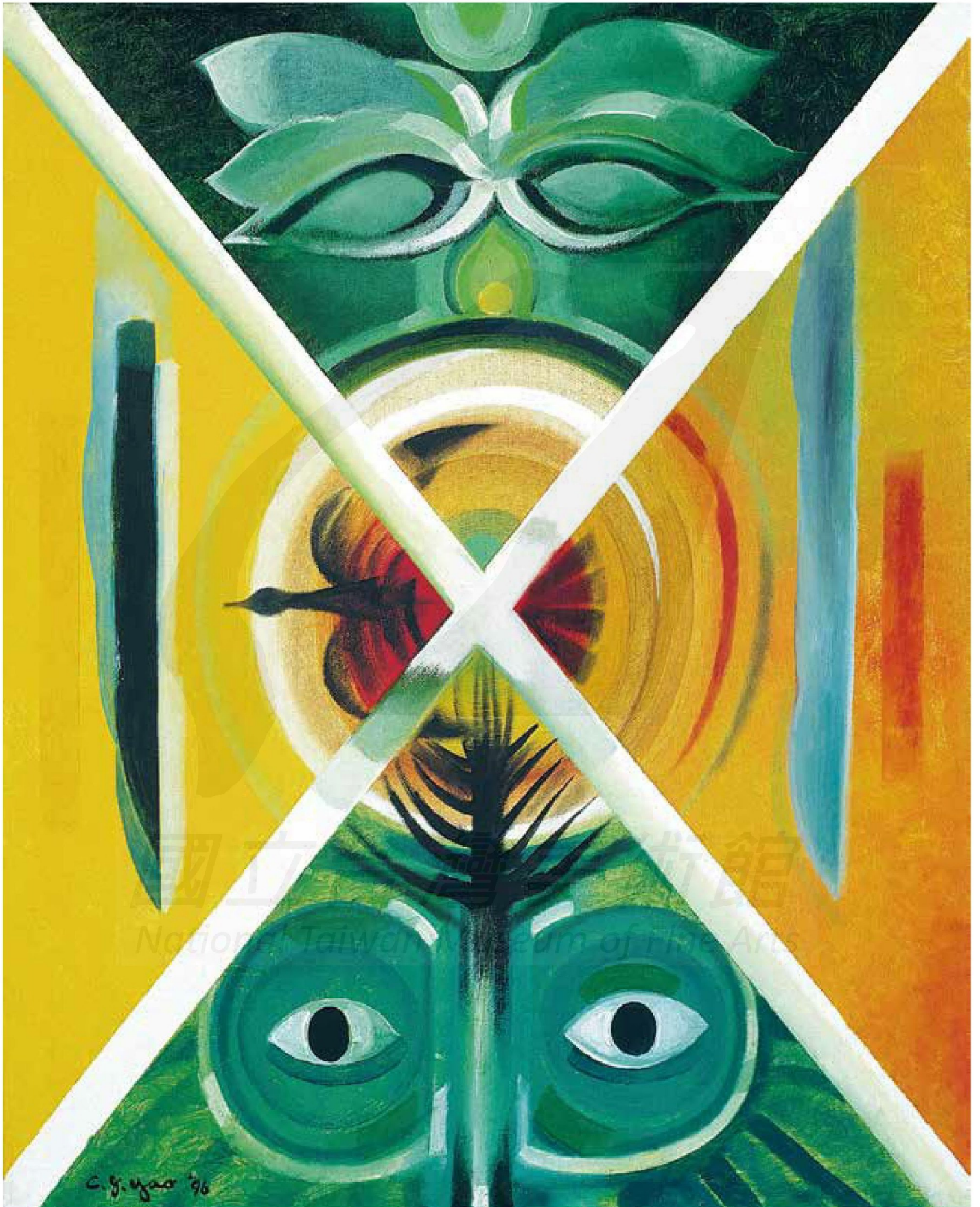
1984年以後超寫實主義慢慢退潮，姚慶章在乘著照相寫實的旋風一夕成名之後，漸漸厭倦了這種風格。他感覺到鬱悶痛苦，加上畫照相寫實非常耗神，一筆一筆精細描繪進度非常緩慢，必須花長時間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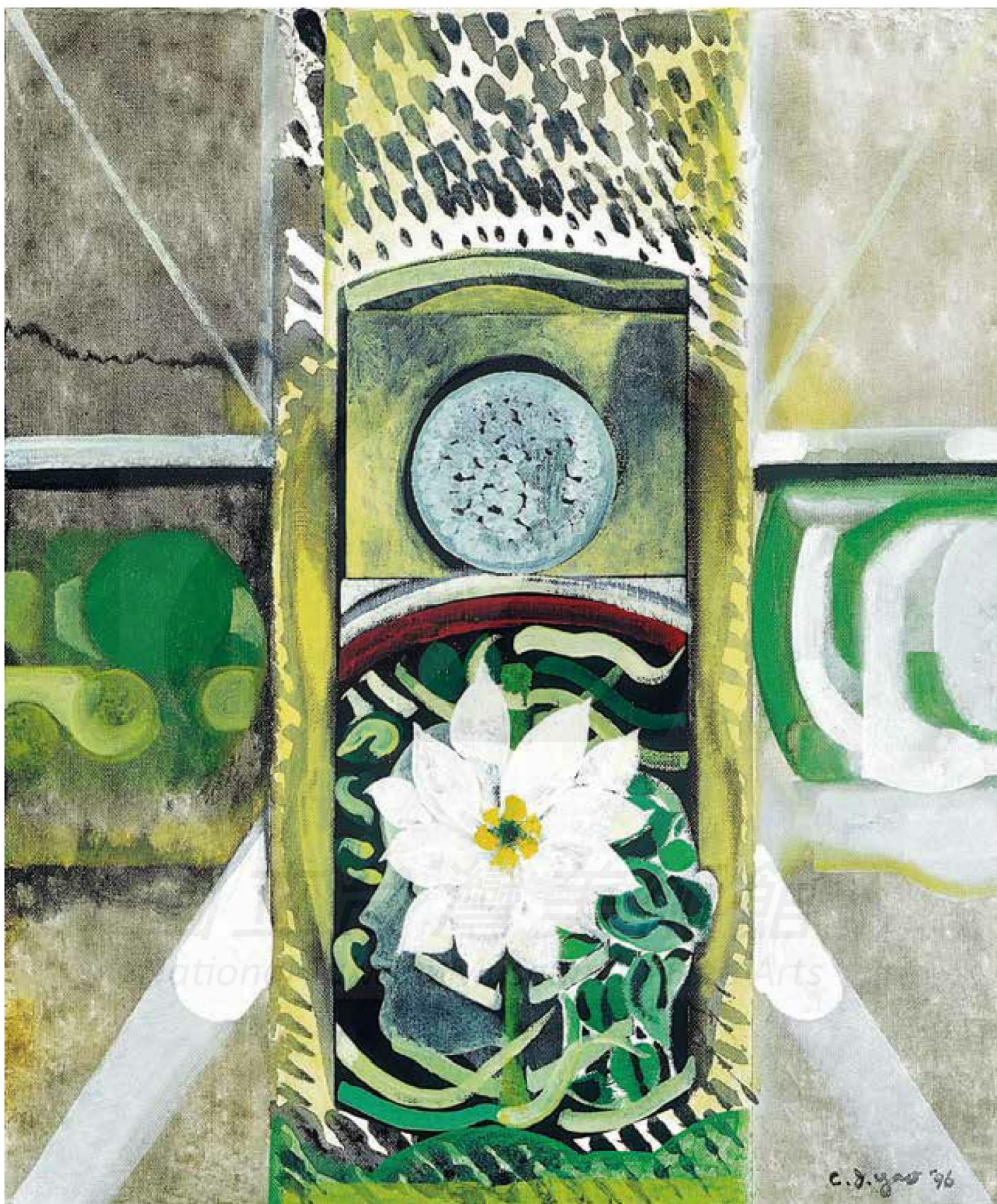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關懷心、專業情〉，油彩，26×20cm，1994。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時空旅人〉，油彩，50×41cm，1996。



姚慶章，〈自然系列〉，油彩、畫布，76×90cm，1994。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雅〉，壓克力，53×45.5cm，1996。



姚慶章，
〈第一自然系列：花舞春風〉，
油彩，31×40cm，1996。

作，畫面要求自然必須正確精準，客觀物象框限著主觀情感奔馳。他向合作畫廊提出要求接受他改變畫風的新作品，但是畫廊沒有答應接受，因為畫廊方面的收藏家都是以寫實偏好的為主。

姚慶章在此時決定離開他的畫廊，可以盡情畫他想畫的，但是賣畫及展出又成了問題。但是他必須誠實面對自己，就如同二十年前毅然放棄日進斗金的批發裝飾畫一樣處境，藝術的可貴就在於自由，藝術的困難也在於自由，畫自己想畫的沒有銷路，人家捧著錢來請畫自己不想畫的，真的很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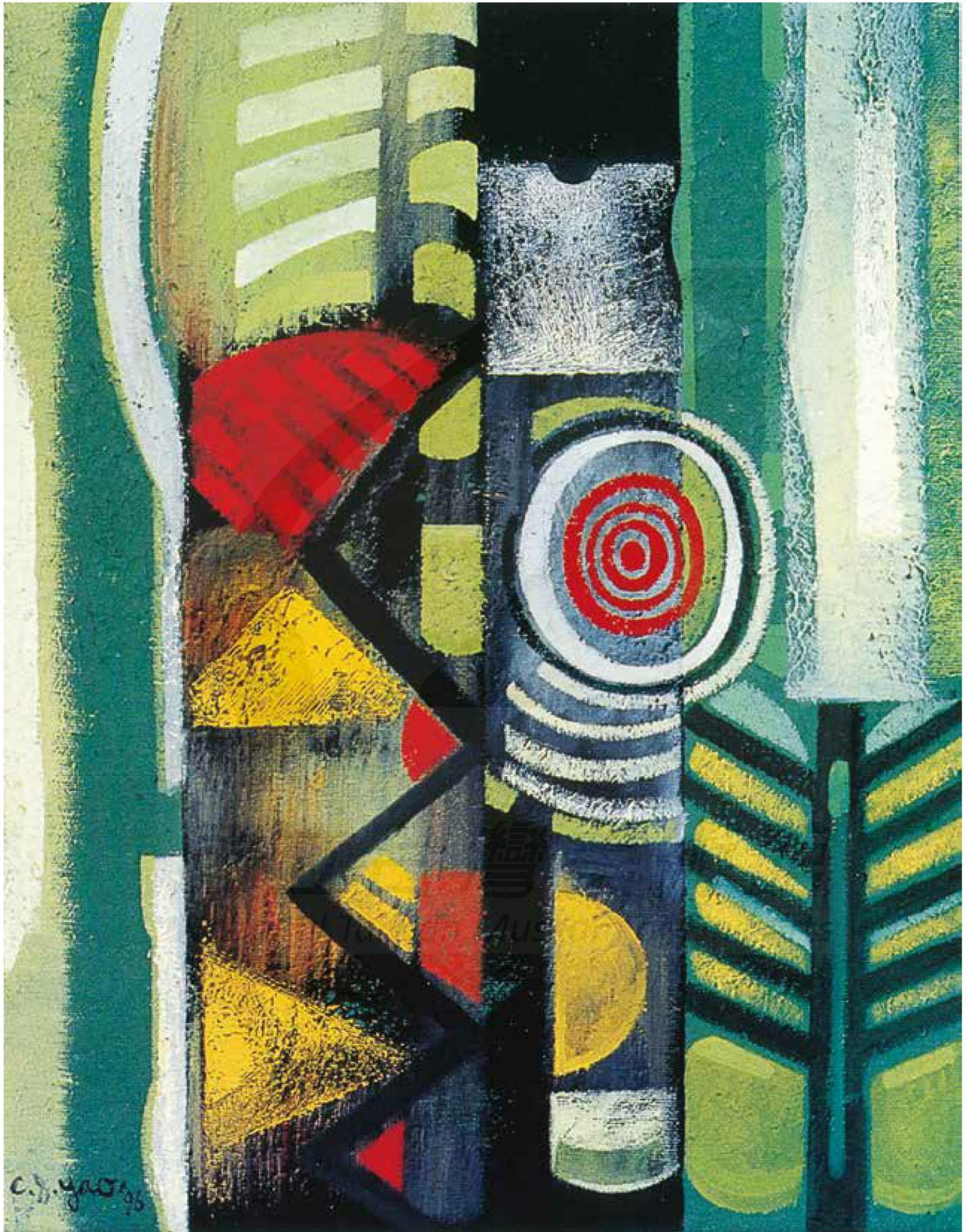
這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要聘請懂西方藝術思潮的專家，到北京中央工藝美院擔任客座教授，好友李茂宗推薦姚慶章前去。自1984年到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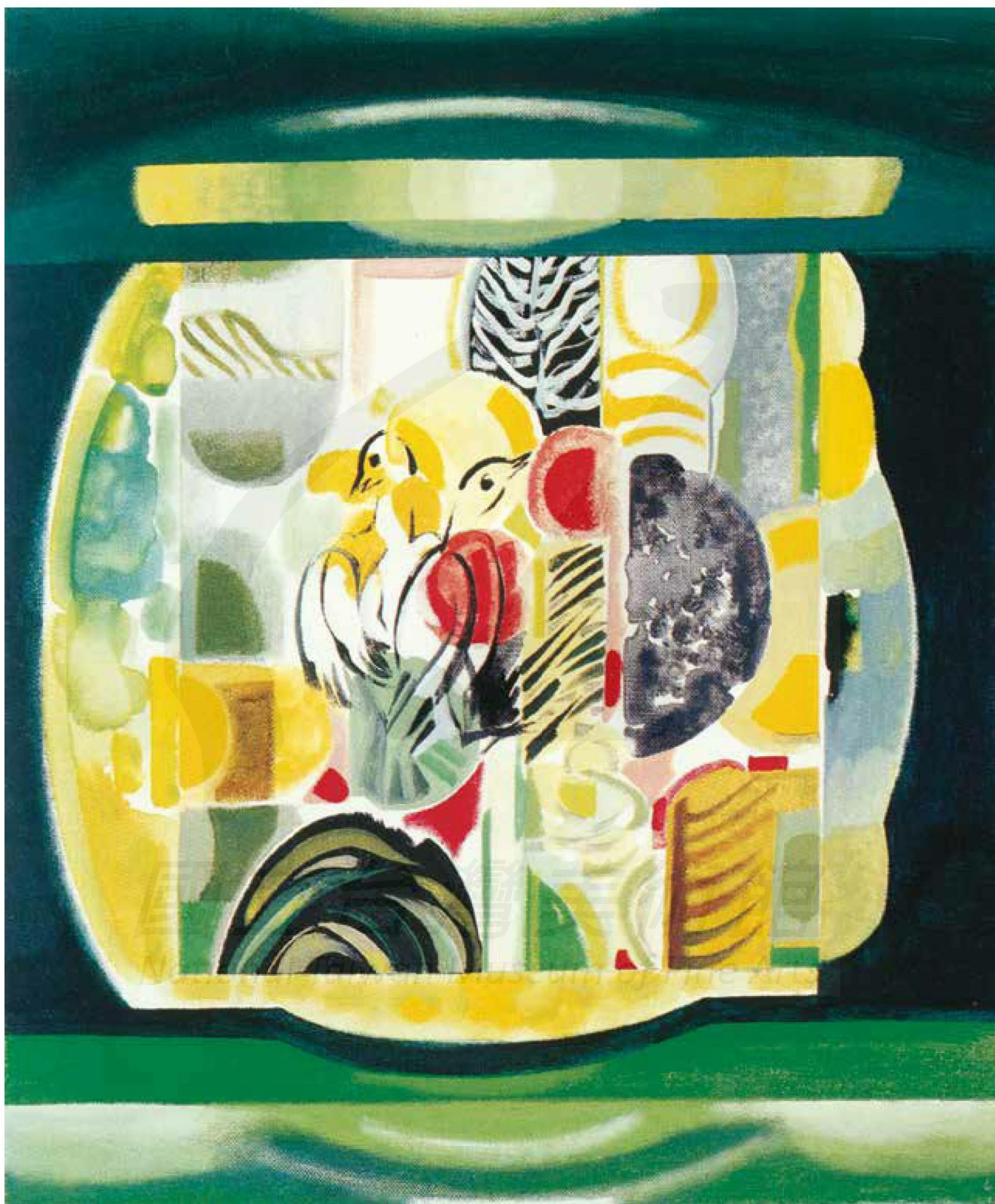


姚慶章，
〈第一自然系列：靜心〉，
油彩、畫布，31×40cm，
1995。

年之間姚慶章隔一段時間就從紐約飛到北京，這期間一共往返大陸講學三十次之多，給大陸年輕藝術家講授西方現代藝術觀念，引介西方世界文化面貌。他講解從印象派、立體派、野獸派、未來派、超現實主義、抽象表現主義、低限藝術、觀念藝術，以及超寫實主義等藝術思潮，給予大陸藝術家們無限鼓舞和啟發。當時大陸政治上已掀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汙染」的運動，超寫實主義沒有意識形態的問題，姚慶章在這種情況下基於大陸藝術人口龐大，他願意去盡一份心力。

大陸現代藝術在現在世界上展頭露角、經濟日益成為強大領先的地位，姚慶章當時的貢獻可謂具有相當影響力。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愛之頌〉，壓克力，45.5×38 cm，1996。

[左頁圖]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萬花筒世界〉，油彩，36×28cm，1996。





〔上圖〕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青春〉，壓克力，53×65cm，1997。

〔下圖〕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春回大地〉，油彩，20×26cm×3，1994。

〔左頁上圖〕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青春年華〉，油彩，65×53cm，1997。

〔左頁下圖〕 姚慶章，〈第一自然系列：孕育〉，油彩，61×75.5cm，1997。